

宋刻本吴淑《事类赋》

权 儒 学

《事类赋》是宋初吴淑编撰的一部赋体类书，三十卷。淑字正仪，润州丹阳（今江苏镇江）人。生于南唐保大五年（947），卒于宋咸平五年（1002）。初仕南唐，入宋后，官至职方员外郎。

《宋史》本传称其“幼俊爽，属文敏速。”吴淑“性纯静好古，词学典雅”，曾参加《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太宗实录》等书的修纂。所著还有文集十卷、《说文五义》三卷、《江淮异人录》三卷、《秘阁闲谈》五卷。

《事类赋》分为天、岁时、地、宝货、乐、服用、什物、饮食、禽、兽、草、木、果、鳞介、虫十五部，下分子目一百，每目一字，取一事物，为赋一篇。但各赋均非自出胸臆创作的一般咏物之赋，而是汇集与该事物有关的典故、辞藻，组织成文。文间有吴淑自作注释，详其本末与出处，“庶令学者知其所自”。

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本《事类赋》，为南宋绍兴十六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十六册。板框高21.8厘米，阔14.9厘米，半叶八行，行十六至十九字，注文为双行小字，行二十五至二十八字，左右双边，白口。版心下方镌刻工姓名，有丁珪、王珍，毛谅、包正、朱琰、阮于、余竑、徐高、徐昇、徐杲、徐政、许明、洪茂、施蕴、陈明仲、陈锡、梁济、孙勉等二十余人，皆为当时杭州地区有名良工。卷一、四、七、十、十二、十四、十七、二十四、二十七等首页钤有“携李”、“蒋氏珍藏”、“赵礼用观”、

“造玄道人”、“项笃寿印”、“项元汴印”、“项氏子长”、“子京父印”等私藏印及“天禄琳琅”、“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鉴”等官藏诸印；卷九、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三十末钤有“项氏万卷图籍印”、“桃华村里人家”等印。书前有绍兴十六年边惇德刻书序，卷三十末题有边惇德、陈绶、沈山、李端民等校勘人的衔名四行。卷一首页上题“事类赋卷第一”，次行下题“勃海吴淑撰奉敕注”。因避宋讳，书中凡“玄”、“镜”、“树”、“恒”、“弘”、“殷”、“轩”、“辕”等字皆缺笔。观书中字画，清晰工整，神气肃穆，代表了典型的南宋浙江刻本的风格。全书除卷一最初几叶右下角因缺损而有所修补外，其余叶面均清洁完整。此本在明代曾为当时有名的藏书家项氏（项元汴、项笃寿）收藏，入清后归内廷度藏。末帝溥仪逊位后，将其携至东北满洲国。1945年日本投降后，溥仪所藏珍本古籍多有散佚，此本为近代藏书家傅增湘之子傅忠谟收得，并于五十年代售归北京图书馆收藏至今。

吴淑撰作《事类赋》的原因，一是为适应当时士人举子科考及文人为文赋诗、采摭故实的需要，二是由于以前类书内容繁复，难于记诵，故“综而成赋，则焕焉可观。”《宋史》本传载其在太宗时“作《事类赋》百篇以献，诏令注释。淑分注成三十卷上之。”吴淑初进此书时，原无正式书名，仅仿唐李峤所作咏物“单题诗”，称“一字题赋”，共二十卷。自加注释后，广为三十卷，才正式定名为《事类赋》，于淳化间（990—994年）再次进上。

与《太平御览》等宋代其它类书相比，《事类赋》虽亦属于综合性类书，但有其自身特点：

一、首创“联而为赋”的类书体例，以便于记诵。对此，《四库总目提要》中说：“六朝以前旧籍，据《隋书·经籍志》所载，有朱澹远《语对》十卷，又有《对要》三卷、《群书事

对》三卷，是为偶句隶事之始……今所见者，唐以来诸本，骈青妃白，排比对偶者，自徐坚《初学记》始；镕铸故实，谐以声律者，自李峤《单题诗》始；其联而为赋者，则自淑始。”以《事类赋》与《初学记》相较，二者虽同为三十卷，但《初学记》下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个子目；《事类赋》则下分十五部，一百子目。《初学记》每一子目内容均分为三部分，首“叙事”，次“事对”，末列“诗文”，仅“事对”部分从“叙事”部分中概括出对偶，但未组织成文；而《事类赋》中的赋文则是将骈四俪六的俳偶之句“联而为赋”，形成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以便于记诵和利用。吴淑撰作《事类赋》，是受到唐李峤所作《单题诗》的启发和影响的。《单题诗》是唐前期诗人李峤所作的一字一题的五律咏物诗，共一百二十首。《事类赋》原称“一字题赋”，明显受到《单题诗》名的影响。在内容方面，《事类赋》所涉事物的范围及种类，亦多与《单题诗》同。现将二者题目表列于下，以见其异同（《单题诗》非类书，故未分部）：

单 题 诗	事 类 赋	
日月星风云烟雨露霜雪	天 部	天日月星风云雨雾露霜雪雷
(无)	岁时部	春夏秋冬
海江河洛山石原野田 道城门市井宅池楼桥	地 部	地海江河山水石井冰火
经史诗赋书檄		(无)
金银珠玉锦罗绫素布钱	宝货部	金玉珠锦丝钱
歌舞琴瑟琵琶筝钟箫笛笙鼓	乐 部	歌舞琴笛鼓
弓箭剑刀戈弩弹旌旗扇	服用部	衣冠弓箭剑几杖扇
舟车床席帷帘屏被鉴烛笔墨纸砚	什物部	舟车鼎笔墨纸砚

单 题 诗	事 类 赋	
酒	饮食部	茶 酒
凤鹤雁乌鹊鳧鸞雉燕雀	禽 部	凤鹤鹰鸡雁乌鹊燕雀
龙麟象豹熊马牛羊鹿兔	兽 部	麟象虎马牛羊狗鹿兔
兰竹菊藤萱茅荷萍菱	草 部	草 竹
松桂槐柳桐	木 部	木松柏槐柳桐桑
桃李梅梨橘瓜	果 部	桃李梅杏柰枣梨栗柑橘瓜
(无)	鳞介部	龙蛇龟鱼
(无)	虫 部	虫蝉蜂蚁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事类赋》在子目设置上,多有与《单题诗》相同处,但所涉物类范围更广,且更概括。其岁时、麟介、虫部事物,《单题诗》均无涉及。《事类赋》所涉事物总数虽不及《单题诗》多,但每类所选事物,均有一定代表性。以上情况说明,《事类赋》虽然有模仿、借鉴《单题诗》的因素,但又有所发展和创新,其集赋以为类书,实属首创。

二、内容偏重引典。梁刘勰《文心雕龙·事类》言:“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这里所说的“事”,即指典故。清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卷五:“《魏志·后妃传》注引《魏略》曰:‘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宋吴淑作《事类赋》,义取诸此。”1935年出版的邓嗣禹所编《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将所收类书分为十门,即将《事类赋》归入“典故门”。此书诸赋内容,均以引典为主。例如卷三天部中的《雪赋》,虽仅三百字左右,但赋中除少数字句取诸前人诗赋外,大部分辞句均由概括典故而成。这些典故出自前人三十余

种著作。其中有些采自历代史书，如《左传》、《史记》、《汉书》等；有些采自先秦诸子著述，如《孟子》、《庄子》、《孙子》等；有些采自野史、传说及历代笔记小说，如《山海经》、《穆天子传》、《高士传》、《襄阳耆旧传》、《西京杂记》、《录异记》、《语林》等。

《事类赋》的文献价值还在于保存了一些已经失传了的古籍的线索。关于这一点，吴淑在其进书状中称：“凡讖纬之书及谢承《后汉书》、张璠《汉记》、《续汉书》、《帝系谱》、徐整《长历》、《玄中记》、《物理论》之类，皆今所遗逸而著述之家相承为用，不忍弃去，亦复存之。”可见当时他已注意到通过著述来保存古籍的重要性。自宋迄今，《事类赋》中所引古书，又有不少散佚，杨守敬《日本访书志》中说：“吴氏引书，今大半亡佚，一字之存，当同一珠。”故《事类赋》可为我们搜辑古书佚文提供线索。

由于《事类赋》是士子文人的常用参考书，故历代均有刊刻。除上述南宋刻本外，《甬宋楼藏书志》卷五十九还著录有元刊本，今未见；明刻本有嘉靖十一年无锡华麟祥崇正书院刻本及嘉靖十三年开封府南宮白坪刻本；清刻本中以清乾隆二十九年华希閔剑光阁刊本较流行。北京图书馆还藏有另一部南宋绍兴十六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惜已缺佚十一卷，原为黄丕烈士礼居旧藏。所缺配以明抄本及黄氏士礼居抄本，虽非原貌，却也弥足珍贵。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

事類賦卷第一

勃海吳淑撰奉勅注

天部一

天 日 月

天賦

太初之始玄黃混茫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陳思王魏德論曰

在昔太初玄黃混茫及一氣之肇判生有形於無形唐岳西征賦曰

化一氣而甄三才列子曰於是地居下而陰濁徐整三五歷曰

陽清為天陰濁為地天在上而輕清易乾鑿度曰輕清者上斯

蓋群陽之精春秋說題辭曰天群陽之積氣而成精合為太一分為殊名

列子曰天積氣爾日月星辰亦氣之光輝者也頃洞蒼莽不可為象淮南子曰未有

天地之時鴻濛頃洞莫知其門蒼莽見下齊公仰視注張衡靈憲賦曰太素之前寂寞冥然不可為象溟滓

濛鴻莫知其終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滓濛鴻注溟音莫鼎反滓音胡鼎反其氣

皓旰爾雅曰夏為昊天注云言其氣皓旰其體穹隆爾雅曰穹蒼蒼天也注云天形

穹隆其色蒼觀蒼因以名云觀文以察時變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垂象而

見吉凶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易